



紫风自选集

船家姑娘

紫 风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本集子由紫风自选解放前后各个时期各种体裁的作品共109篇，另附录21篇编成，分为三卷，即：《锦绣山河赋》、《船家姑娘》、《我和秦牧》。

《锦绣山河赋》收集了抒情散文（也就是美文）50篇，有对于祖国壮丽山河的赞美、英雄烈士的讴歌，也有对于岭南名胜风光、侨乡、瑶寨、渔港、花市和武夷胜景的刻画。题材广泛、意境深远、文笔委婉细腻，有其独特感人风格。有些篇章曾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建国卅年散文选》等书。作者以散文著称。

《船家姑娘》选入的是小说（包括故事新编）、报告文学、杂文、随笔、话剧、诗歌、儿童文学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示解放前夕及解放初期社会的急剧变革，在当时曾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也反映了作者走过的创作历程。

《我和秦牧》收入一束作者为她的爱侣和战友——秦牧写下的文章，有催人下泪的怀念之作，有为秦牧身后源源出版或再版的著作而写的序与跋，也有记载他生平事迹的传记。这些都是第一手的宝贵资料，对于开展秦牧作品和人品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紫风是当代著名女作家，中山大学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秦牧创作研究会会长。主要作品：1949年在香港南国书店出版中篇小说《学士帽子》。50年代出版散文集《团年夜》（南方通俗出版社）、《写在泥土上的诗》（上海文艺出版社）。80年代出版散文集《樱桃和茉莉》（上海文艺出版社）、《渔歌飘荡的时候》（百花文艺出版社）、《这里有一条爱河》（人民文学出版社）。90年代出版散文集《花神与雷神》（广西教育出版社）、《海姑娘》（花城出版社）、《紫风作品选萃》（花城出版社）等。



作者摄于广东西樵山(1984年)

目 录

序	(1)
---------	-----

小说

阿螺姨母	(7)
船家姑娘	(18)
出海	(30)
渔歌飘荡的时候	(39)
火腿科长	(51)
鳄鱼潭里的泥鳅	(56)
伐商(故事新编)	(62)
新镜花缘三篇(故事新编)	(68)

报告文学

祖国啊,母亲!	(78)
他来自泰恩河畔	(90)
钟声阵阵	(104)
光和热的诞生	(112)
炼丹	(128)
一座宾馆的传奇	(141)
澳门猎影录	(151)
逛“宋城”	(160)
透过灯红酒绿看香港	(165)
游鳄鱼湖	(175)
迷人的果宴	(180)

博他耶风情画·····	(186)
佛邦巡礼·····	(190)

话剧

白云山下一家·····	(195)
垃圾下海·····	(221)

诗歌

前进,和平的人民!·····	(229)
亿万双喷火的眼睛·····	(233)
爱情·····	(236)
咏黑玫瑰·····	(238)

杂文、随笔

迟开早开都是花·····	(239)
不仅为了爱而生存·····	(243)
人生征途的起跑点·····	(247)
让人生如一道彩虹·····	(251)
人孰无老·····	(253)
用生命换取真理·····	(256)
献给母亲的小花环·····	(261)
遥祭·····	(267)
医缘·····	(278)

儿童文学

纸鹤·····	(282)
眉眉和亮亮·····	(292)
眼睛和鼻子吵架·····	(300)
小明明的梦·····	(303)

激情使我提起笔杆

——《紫风自选集》序

我把五十多年来所写的作品整理了一下，编成这一部自选集。

时光过得真快，回忆捧着书本在大学校园的湖畔树下凝神细读，或者梳着两条小辫子在小学校操场上跳绳，以至赤着脚丫在家乡的海滩上奔来跑去，那段生活距离现在也并不十分遥远，但是几十年时光，转眼就成为过去了。现在，自己进入了晚年。这部选集，对读者可以说是聊供选择浏览的众多读物中的一种；对自己，则是大半生创作劳动的心血结晶了。

我从小喜爱文学。孩童时期，阅读过大批稗官野史、剑侠传奇；并且好几次还想跑到深山古寺去拜师学艺。稍长，又沉湎于中外古典名著之中。进步的社会科学理论和优秀的文学著作，给我指引了方向。特别是那些思想深邃而又富有艺术魅力的文学巨著，正如一些哲人和学者所形容的：它像船一样，把人带到广阔的生活海洋；它像梯子一样，让人攀登上去扩大了

自己的视野。至于给人带来了美感和情趣，那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我学的虽然不是文学专业，但是一直和文学，特别是散文、小说结下不解之缘。青年时代，正碰上急风骤雨的抗日战争。民族灾难严重，祖国山河破碎。沦为亡国奴的威胁迫近每个人的眉睫，一腔爱国热血在青年人的心里沸腾。这种感情驱使我投身于抗战的洪流，拿起笔杆战斗。我参加过抗日先锋队、随军服务团、战时工作队和大后方的民主运动。这些生活在我早期的创作中有过若干反映。从发表第一篇习作以来，已超过半个世纪了。自然，那些作品都是十分粗糙的，而且经过兵燹战乱、流离迁徙，早已荡然无存。但由于发自真情实感，至今仍在我的脑海中留下印记。进入社会之后，我一直从事的又都是直接间接和文学有关系的职业，如编辑、记者、教师、专业作家之类，因此，我执笔为文的生活虽是断断续续的，大体上却始终一贯地维持着。

1942年至1944年，我在桂林担任记者、编辑工作时，写过一批反映社会生活和寄托自己情思的特写、散文。湘桂大疏散时，曾步行千里，自桂到黔，辗转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到过上海和香港。这期间，又写了若干散文和小说。其中以《新镜花缘》、《伐商》等故事新编及讽刺小说《火腿科长》、短篇小说《媒婆》、散文《秋天的蝴蝶》等，较有影响。

解放后，我有机会经常跨进工厂，有时也上山下乡，攀上过云雾缭绕的瑶家山村。在工厂，和工人生活在一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些老年技工。他们心红手巧，技术熟练，又大抵有一段血泪经历。正因为饱经忧患，所以他们特别体会到解放后的生活幸福。有些临近退休年龄，身上仍然洋溢着宛似无穷无尽的青春活力。他们忘我劳动的热忱，使我看到了美丽的生命火花。在高高的瑶山上，纯朴勤劳、率直热情的瑶胞种下漫

山遍野的松杉，人情风物，都很迷人。解放后瑶山生活的巨变，几乎使每一个火炉堂旁边都流传着神话般的故事。这部集子里，有一些篇章，如《光和热的诞生》、《瑶寨情歌》、《高山小楼》等等，就是反映这些人们的豪迈气概和生活风貌的。

我长期居住在广州，对于浮家泛宅，历尽沧桑，终于能上岸定居的珠江水上居民，进行过较深入的了解。世代漂洋渡海，但心怀故国，万里归来的老华侨，他们的曲折经历和赤子心情，也使我十分感动。至于富有南国特色，弥漫着亚热带情调的一些名山和园林，给我的感受又是特别深刻的，因而也引起我特别想加以描写的兴趣。这些人物、故事和景致，都或多或少地出现在我的作品里。收入这部集子的《船家姑娘》、《鹤岛童话》、《葵林短曲》、《湖畔》等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这里得说明一下，那些描写花鸟园林之作，虽说写的是自然的景观，寄托的却是睹物思人的感情。大概在六十年代初，人们普遍感到文艺作品有扩大题材的必要。文艺除了给人以思想的启迪之外，也应该让人获得美的感受。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我动笔写了一些可以称为花鸟小品的东西。我以为这类作品，在渲染地方色彩、寓意抒情上有其特点，在文学领域中是应该占有一席地位的。

访寻英雄和烈士遗迹，记录革命前辈激动人心的史诗，自然也是我的散文创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几年，我有机会到过许多地方，除了曾经登临过井冈山，凭吊过雨花台，访问过一些孕育了革命斗争传奇的堡垒村之外，还到过北京、上海、哈尔滨、长春、沈阳、苏州、杭州、桂林、南昌、兰州、西宁……并且访问过香港、澳门、泰国等地。在北京，攀上景山之颠，俯瞰前朝宫殿和当代建筑的海洋；在杭州西湖，荡着画舫，观赏水色山光；在松花江畔漫步，缅怀抗日联军先烈的丰

功伟绩；在桂林，钻山洞，浏览自然博物馆的造化神奇；在广州，逛年宵花市，陶醉于姹紫嫣红的锦绣繁花……我对于那些印象特别鲜明、强烈，曾经激动过我心弦的东西，总想记录下来，供自己回忆，也借以告诉他人，使大家能够分享我的欢愉和激动。收入这部集子中的若干篇类似游记的作品，如《巍巍井冈山》、《登上景山之巅》、《徜徉在松花江畔》、《浪花环绕珠海》等等，虽然也包括风景的勾画，（我们的祖国太美了，不知有多少彩笔，才能描摹她于万一！）但我的目的却不全在于状物写照，再现祖国风光的雄奇秀丽，我是同时想通过这些描绘，深切缅怀那些为我们美丽的大地挣脱镣铐而斗争过的英雄烈士；并揭开笼罩在一些山川上面神话传说的轻纱，以显示劳动人民开天辟地、劳动创造的豪迈气魄。我以为新时代的游记较之旧时代的游记，应该有它鲜明的时代特色。而歌颂人民创造历史，应该是贯穿于新时代游记的一条红线。

我的儿童时代是在海滨度过的，至今还有不少亲戚在海上生活和劳动。昔年，挎一个竹篓，光着脚，在退潮的沙滩上捉鱼捞虾，搜拾五光十色的贝壳。那有趣的情景，至今也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并且影响了我的一生，使我十分爱海。看到惊涛拍岸，或者月映澄波、水光粼粼的景色，就有一种悠然神往的心情。在这个集子里，写海的篇幅不少。这里写下几句话，就当做一个注脚吧。

我常常想念我自小生长的家乡。我的家乡台山是著名的侨乡，也是历史上多灾多难的离别之乡，我的老乡们的足迹印遍了地球上七、八十个国家和地区。集子中《这里有一条爱河》、《祖国的爱》、《遥祭》等，写下的就是它的人物和故事。

这部选集，包括了109篇各种体裁的作品，除了短篇小说《火腿科长》、历史小品《伐商》、《新镜花缘》、话剧《垃圾下

海》等寥寥数篇是写于解放前之外，其他都是写于新中国成立之后。20世纪40年代末，我在香港南国书店出版了第一部集子：中篇小说《学士帽子》，50年代出版了散文集《团年夜》（南方通俗出版社）、散文集《写在泥土上的诗》（上海文艺出版社）。80年代出版过散文集《樱桃和茉莉》（上海文艺出版社）、散文集《渔歌飘荡的时候》（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集《这里有一条爱河》（人民文学出版社）。90年代出版过散文集《花神与雷神》（广西教育出版社）、散文集《海姑娘》（花城出版社）、散文选集《紫风作品选萃》（花城出版社）等等。

现在的这部选集，就是以上面的集子为基础，选拔若干新作增编而成的。之所以把解放前的几篇作品收入，是让读者看清楚我写作走过的道路。选集中有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杂文、随笔，还有两篇剧作和一撮儿童文学作品。虽然我的写作以散文为主，可在其他方面也作过一些探索，这里就让它留下一些痕迹吧。

这部选集约五十多万字，分为三卷，即：《锦绣山河赋》、《船家姑娘》、《我和秦牧》。《锦绣山河赋》收入的全是抒情散文（也就是美文）；《船家姑娘》中，有小说、杂文随笔、也有话剧和儿童文学。《我和秦牧》收入的是自他于1992年10月14日匆匆远行之后，这些年来我和泪写下的有关他的篇章。还有一辑附录。附录中，部分是专家、读者对我的评论文章；部分是对我和秦牧的访谈记录。我和秦牧共同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雨长途，历尽坎坷，也享受到人世间罕有的真情挚爱。我们是爱侣，是知音，也是战友。八年来，他的著作一直继续在出版，重版个不停，或收入其他选集、新文学大系，广为传播。他的文学生命的火一直在燃烧、在发光，他一直生活在广大读者的热情爱戴之中，我感到他仍然与我同在。这种感觉使我在

疾病和悲痛中挣扎起来，拾起他的笔，负起一些繁重甚至是艰巨的任务。今后，只要我还有生命还有呼吸，还将把搜集所得的，为读者所喜爱的秦牧作品，一一送到广大读者的手上。

编进这部选集的作品，前后相距五十多年。并不是每年都有作品选入。60年代、70年代的作品较少，十年浩劫，都搁了笔。因此，作品的排列，不完全以写作时间的先后为序，而是把题材近似的编在一起。但文末都注明写作年月。

我生平以写散文为主。我认为好的散文，应该有思想的火花、艺术的魅力，读着能使人眼前一亮，心头一热，爱不释手或回味无穷；还应该浓厚的生活气息、精炼、准确、生动的语言。至于散文的风格，大可以各有不同。“大江东去”的豪放和“小桥流水”的婉约，都可以各有其佳妙。在我们祖国的文艺大花园中，应该有各种葱茏的花树，应该有多姿多彩的色调。我是本着这样的观点，朝着这样的目标努力的，至于写出来达到怎样的水平，那自然是另一回事了。回首文学生涯数十年，我觉得好些方面并不尽如理想。不过稍堪自慰的是我从来不喜欢草率命笔，因而一篇在别人看来可能是毫不足道的小文，我也本着严肃的态度，付出艰苦的劳动。

现在，就让我把这一束半生辛苦培育的小花蕾，一份微薄的献礼，呈献在读者面前吧！

目前，在出版界不景气的时刻，这部选集得以顺利出版，我衷心感谢广东旅游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同时，对所有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尽过力的同志，致以深深的谢意！

二〇〇〇年四月

阿螺姨母

假日里，我常常走进林子去，聆听雀鸟的啁啾。有时，又坐在山泉旁边的石上，欣赏溪水琮琤琤琤的流响。偶然，参加音乐会，每每为一两节低沉或激昂的歌声所陶醉，浮沉在音乐的浪涛中。但是，我得声明自己对音乐是一窍不通的，唱一首短短的歌儿也会走调；尽管从小学起就上音乐课，而且身边有一位出色的歌唱老师，也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老师——我的阿螺姨母。

半个世纪过去了，往事如烟如雾，许多人事已不可记忆，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听到悠扬的琴音和动人的歌曲，阿螺姨母那柔和婉转、缠绵悱恻的歌吟，就隐约在我的耳边缭绕起来了。

人人都有自己的童年，各种色彩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苦恼多于欢乐的，由于父亲早逝给母亲留下无尽的哀伤和叹息，我很小就识得苦和愁。但是阿螺姨母却给我

们带来歌声笑语，使我那幅忧伤而黯淡的童年画面添上了鲜丽的色彩。

在夏夜的瓜棚下，在冬天的灶火旁，在弯弯的娥眉月东升，在闪闪繁星缀满天际的时候，我们在花草的清香和虫声蛙鼓中，一次又一次听她讲牛郎织女七夕相逢的故事，讲老虎外婆、讲梁山伯祝英台的爱情悲剧，次次都讲得有声有色。她不但有一张连树上的鸟儿也哄得下来的利嘴，还有满肚子神仙鬼怪的传说，记得无数“花笺”、“木鱼”和流行当地的哭嫁歌，唱到轻快的歌时，嗓子又甜又软，像一只温柔的手轻轻搔着人心窝。唱到生离死别的情景，歌声中带着呜咽，晶莹的泪水便滚动在她微陷的眼眶里，滴湿了带着补疤的围裙。逢着这时候，照例四周围着一群屏息倾听的妇人和少女，她们悄悄地走进来，呆呆的站着蹲着。宛如在她的歌声中化为石像了。我小时常常在她的歌声中，飘然进入梦境。

阿螺姨母是我母亲的嫡亲姊妹。她为什么叫阿螺呢？听说是她出生的那一天，外公出海捞鱼，捞起一双非常美丽的海螺，所以就给她取了这个名字。从我会睁开眼睛看人的时候起，她的影子就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她从什么时候开始来我家的，开始时的方式怎样？这些我都感到有如史前史般的渺茫。但记得母亲说过，姨父还未去世，阿螺姨母就经常来我家和母亲作伴了。为什么她能长期住在我们家里呢？听人说她和姨父不大合得来，她只养过一个女儿，女儿出嫁了，才又接养一个儿子。养子和她也没什么缘分，唯一的作用只是继承姨父家的香火罢了。但不巧中有巧，这个养子和养父是同一类型的人物，老实得连人家摘了他脑瓜也不会做声的。他们父子俩就在隔我们三十里外的一座山村里干活，夜间在一片茅檐底下寻梦。逢着天雨时，便翻一个身躲到床底下睡觉去。姨父的耳有

点聋还有点结巴嘴，讲起话来都是一串串的。这和舌灿莲花的阿螺姨母自然是格格不入了。

我和姊姊常常在姨父走后学着他那结结巴巴的样子讲话：“你——你——吃过过饭没有？……”

母亲听到了，每每厉声制止，但有时也一面叹气，一面怨恨起那尸骨成灰的外公来：

“真是给鸡啄了眼珠呀！把个花朵似的女儿埋在牛粪堆里去。”

“外公是不是给灌醉了订的亲？”姐姐试探着问。

母亲停下了手上的针线，茫然地望着远方，她的眼睛里有种梦幻的色彩，显然什么都没有看见，这只是她在怅惘中回想着一去不复返的日子罢了。

“唉！也怪她自己的命不好，越北村那头亲倒是不错的，男人知书识字，人家说比你父亲还强呢。可是还未过门人便死掉了。你姨母背着人也洒过儿滴泪，有啥办法？按俗语说这叫做‘打泻茶’，媒人懒得上门。一年大，二年小的，——谁呀？”

门一响，母亲怕姨母回来便打住了。她关于姨母的谈话常常是这样中断的。阿螺姨母的身世，我所知道的大概如此，而且是八、九岁以后才正式听懂的。

但阿螺姨母却是个乐天派，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她住我家二十多年了，用她的话说“脚毛也留下了三担”。论年纪也五十开外了，可是人长得矮小，走起路来飞快，谁都说她比母亲年轻。她自己呢，也不服老，五十岁婆婆的黑布大褂下，跳跃着一颗童心：

“来啊，后生子，老婆婆来和你比比脚力！”她就是那种“跌在地上抓把沙”的人，兴头来时，更不肯认输。碰到左邻

右舍，每次都是笑嘻嘻的和人家打招呼，摸小孩子的脑瓜耳朵、问长问短。谁要她讲老虎外婆的故事，唱山歌，她没有拒绝过。有时人家婆媳怄气，她跑过去三言两语便解开了结。但是住在我家对面的猪肉贩子——我的族叔，对于这位“揩了”我家二十多年油水的“外戚”，却是深恨痛绝的。

阿螺姨母有时对母亲说：

“这个地方住不下了，吃得笑眉粥，吃不得皱眉饭，猪肉佬又有冷言冷语了……”

“他管得着？又不是住他的、吃他的！”母亲板着脸说。

“不能那样讲，人家有闲话，自己就要识相呀。不过，我也听惯了。”

但是，阿螺姨母对于那些在背后，甚而是当面轻侮她的人，还是赔笑脸。人家麻烦她一些什么，她都爽快地答应下来。也许时间的洪流已冲淡了她的悲哀，不然，我简直不能想象她内心的蕴藏是这样深。不过，在嬉笑中，她掩藏不住一个恐惧：她怕死，怕没有一个可以躺下来伸腿的地方。我们村子里有个老例，不容许外戚甚至嫁出的女儿在那里咽气的，据说那会给全村招来霉头。回到三十里外的穷山坳去吧，自然是名正言顺，她可又不乐意。她讨厌养子的愚笨尤甚于那蹩脚的房子。这个问题困扰着她，常常在背着人时唉声叹气。到后来，还是母亲提醒了她。

“真是到了那么一天的话，就抬到圩上的茂兴（我家离村子二三里的店铺）算了。”

跟着，她的忧虑又落在寿木上了。经验告诉她，不能依靠别人太多。想着、想着、她终于想出一个招儿来，从此她那顶篾帽子的夹缝里藏满了红色的纸片，手掌里握着十几个少男少女的命运，她利用三寸灵巧的舌头，正式做起媒婆来了。在一

些国家的议会里，她也许可以成为一位活跃的议员，在一些都市的歌坛上，也许会当上一颗灿烂的歌星；可是在这个偏僻寒伦的小村乡，她还能找到什么较好的职业呢？

夏历六月六，这里一带的早稻大都收割完了。如果年时好，晒谷场便堆满了新谷，水牛拖着大石磨辘辘的转，稻草香混入空气里，又清新，又甜润，让每个人享受愉快的呼吸。黄昏里，小村庄充满了升平景象，家家孩子捧着香气腾腾的白米饭，公鸡啼、母鸡叫，扑来扑去抢食，合奏着一曲喧闹的田园交响乐。

正像俗语说的，“禾熟米熟，媒人入屋”，阿螺姨母这个时候便大大忙碌起来了。

每天，太阳还未露面，她便爬起床，换上当年陪嫁的那套褐色云纱衫裤，胸前围上家织的夏布围裙，让长长的裙带飘扬在背后。脚上系上了胶底的千里马，几根寥寥可数的银发挽了一个小圆髻。髻上压一枝银簪，一顶篾帽子遮住了她的秃顶。在乡间，这是相当清爽的旅行装扮了。此外，肩上还搭一个布袋，袋里装着几包炒米饼，那是人家托她带口信时一并让送去的；手里还提着一根枯枝，作为随时打狗的武器。她的职业活动是劳碌的，要爬坡、涉水，一个人拖着一个小黑影踏过荒凉的郊野。口渴的时候，到山涧里喝几口冷水；饿了，随处摘把山稔子当杂粮。周围三五十里的村乡、圩镇，她都踏遍了。哪一个村子的狗最凶，哪一家的姑娘长得漂亮，哪一户地主的田地多，甚至哪一棵山稔子结的果子最甜，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天黑了，阿螺姨母还没有回来，吃过晚饭了，也还没有回来，她不会给她常说的老虎外婆请了客吧？唉！我还等着吃她的山稔子呢。那种紫色而多核的果子，真叫人垂涎呀！可是母亲催我们洗脚上床了，大门关上了。母亲在喃喃地埋怨：“看

她跑断了腿才甘心。”

夜深了，巷子里的狗吠得凶，有人在打门，我们从梦中吓醒，阿螺姨母哼着进来了。她手上除了一根打狗棍，又多了一个烂灯笼，衫襟子撕了几条裂缝，手上脚上全是泥和血，我们吓了一跳。她倒摇摇手说不要紧，一面自己倒水洗净。

“狗，也会欺负人，吠得发疯似的扑过来，我忙着打狗便踩了大石头，你看，借人家的灯笼都踩坏了，明天还得赔。”

接着，她又从篾帽子的夹缝里掏出一张张红招纸叫姐姐就着灯光念：“王玉好，十六岁，正月十二日好时（即丑时）生。”“陈带娣，十五岁，……”等念完了，她重新把那些招纸折好，放回原处。她大字也不识一个，小小的脑袋却载满了那么多的歌词、故事、年庚八字，真叫人奇怪。

母亲问她说成了几对，她苦笑着摇头：“那么容易吗？天老爷要落金了！”

好几天，她没有出去了，手指脚趾的伤口在发肿化脓，她焦急得整天打鸡骂狗。拣一天清早，她扶着棍拄着脚带我到田野上摘草药。她一头摘草药，一头告诉我：凡是四方梗对门叶的草都可以做药，摘时要面对太阳往上摘。如果摘法不对，药是不灵的；摘的人跟敷药的人没有医缘，也是不灵的。顺手又给我摘了几片酸叶子做点心，我一路吃着回家。

圩期到了，阿螺姨母便整日呆在镇上，这家药店靠靠，那家茶馆站站，看看里面有没有熟人。自然，最多时间还是停在福音堂的前廊里，那俨然是乡妇们聚会的场所了。这时候，有梳着长髻的新媳妇来托她带口信回娘家；有想讨媳妇的中年婆娘向她讨庚帖；有小伙子跟她开玩笑；有兜售糖果饼食的小贩，和她搭七搭八胡扯……偶然，也出现一两个这样热闹的局面：几个人一窝蜂似地涌到她面前，指手划脚，大骂她嚼舌头